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望江亭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8

新华出版社

编古典

事丛书 / 第二辑

玉汇亭

傅淑芸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的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巢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目 录

一、逼 婚	(1)
二、求 婚	(11)
三、搜 观	(30)
四、惊 报	(35)
五、定 计	(39)
六、亭“赋”	(46)
七、智 赚	(54)
八、惩 恶	(81)
关汉卿与《望江亭》	(96)

一、逼 孀

秀外慧中、才貌超群的谭记儿，自从与京中学士李希颜婚配之后，二人情投意合，相敬相爱，真可谓鸾凤和鸣，天赐良缘。只可叹希颜才高命短，婚后不到两年，竟病染沉疴，赍志而没，与世长辞。红颜薄命，妙龄丧夫，恰似一对形影不离的鸳鸯鸟儿被生生拆散，可怜的谭记儿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她怨天怨地，为何把如此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

几度星霜，几番寒暑，三年过去了。谭记儿孀居愁苦，以泪洗面，独守空帷，翡翠衾寒。春天里，她对着飞花声长叹；到秋天，又背着西风珠泪涟涟。本来很姣嫩艳丽的面容渐渐地有些憔悴了。就这样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失去夫婿，形单影只的生活已经令人难熬难过，更有一些地痞流氓、泼皮无赖专门欺负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三天两头地总是前来纠缠。其中，对谭记儿觊觎已久，恨不得一口将她吞噬，最令人讨厌、令人头疼的是当今太尉杨戩之子——杨衙内。

衙内一称，起源较早，在唐代，衙内是指警卫官，五代及宋初多以大臣子弟充任，“藩镇相沿以亲子弟领衙内之职”，世俗相沿。后来泛指官僚仕族子弟为“衙内”。就身分而言，衙内首先属于纨绔子弟，有的甚至本人就有官位，当属权豪世宦；而从行为来说，人们通常视衙内则属恶少，可

与流氓并称。像《野猪林》这出戏里的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他在东岳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被鲁智深打了一顿，后又怂恿其父设下毒计陷害林冲，强娶林妻，最后，林娘子被迫无奈自杀身亡；《陈州粳米》中的刘衙内，他在灾荒年间，趁朝廷拟遣官到陈州开仓赈济之机，发财自肥，推荐其子小衙内与门婿杨金吾同往。二人去到陈州舞弊营私，大刮民财。饥民张撇古对他们抬高米价不满，竟然被毆身死。古往今来，有着数不清的官宦子弟——衙内，他们倚仗父辈官高爵显，有钱有势，或凭藉自己的权势，养尊处优，不学无术，飞鹰走狗，斗鸡赌钱；欺行霸市，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权豪势要之家，为“累代簪缨之子”，有的自己靠耍弄小聪明，偷奸耍猾，也得以混进官场。《生金阁》里的庞衙内有这样一段自白：“小官姓庞名勣，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平生一世，我两个眼里，再见不得这穷秀才，我若是在那街市上摆着头踏，倘有秀才冲着我的马头，一顿就打死了。……”

这位杨衙内也是这样，他常常自鸣得意地说：“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这类人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恶癖，就是眠花宿柳，色胆包天，但凡遇见一个有点姿色的女子，就想抱在怀里“啃上几口”，玩弄一番。杨衙内就是这号人物。他早就听说谭记儿长得比花儿还漂亮，恨不得马上娶过来做自己的小老婆，他曾多次到记儿门前吵嚷求见，均被记儿传话家院予以严厉拒绝。

这一年的清明时节，谭记儿带领家院、丫鬟去到郊外为亡夫扫墓祭奠。一路上，她坐在轿子里只见踏青、扫墓的男男女女，轿子、车马熙熙攘攘，来往不断。来到希颜墓前，记儿下轿，随手接过丫鬟沿途折柳条编成的圆圈戴在头上，据说清明戴柳可以避邪驱鬼，消灾免祸，有道是：“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又从轿内取出香、纸、食物等祭品摆在坟台之上，然后双膝跪地，默祷致哀……。谁知此时杨衙内也带了一伙人来到郊外扑蜂捉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跪在坟前哭泣，一打听，那是学士李希颜的坟茔，心想，这个美人儿定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谭记儿。平日不得见面，今日岂能放过。于是，杨衙内命令家下人等找一空旷之处，他要下马掸尘，休息片刻。接着又命身边随从张千去到那厢将学士夫人请来一见。这一边，正在暗自伤心的谭记儿听见家院报道，方才在马上向这边贼眉鼠眼地盯视寻探之人，就是臭名远扬的杨衙内。记儿又见那伙人就在对面不远处停留下来，还指派一人向这边走来，心想：“他差人到此定是叫我前去相见，见面之后，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不能去见他！”紧急之中，记儿决定使一“金蝉脱壳”之计，忙命丫鬟坐进轿内赶快离开此地，自己将柳条圈儿往下一拽，把半面脸儿遮盖，闪至一旁藏躲起来。那边的杨衙内梗脖一看，怎么美人儿坐着轿子跑掉了？急忙招呼众人去追。记儿待那乘小轿把追逐的人群引开后，另雇一乘小轿返回家中。杨衙内带领一伙人追上丫鬟乘坐的轿子后，不见记儿踪影，他们吵嚷一阵，也无可奈何。

但这杨衙内自从郊外见到谭记儿后，更是梦魂颠倒，不把她弄到手，决不罢休。本想前去抢亲，又听人说，记儿生

性倔强，倘若她以死相拼，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鸡飞蛋打？看来还不能动硬的。于是，杨衙内命人找来了李媒婆，叫她到谭记儿家中去提亲，他要娶谭记儿做二夫人。且说这个李媒婆也跟别的“媒婆”一样，专靠替人说媒拉纤为生。她们通常有两张嘴：一张是白口白牙说白话；一张是油嘴滑舌说瞎话，只要给她们钱，她们就会说得十全十美，死人都会被她们说活了。只要银钱到手，油水到口，管他小配老，老配小；丑配俊，俊配丑，合适不合适，她都大甩手。倘若哪个想不通的悬了梁，跳了水，抹脖自尽，跟她也毫无干系。何况这杨衙内是有权有势之人，李媒婆更是十分用心。

这一天，李媒婆奉了衙内之命，手捧彩礼，来到谭家扣打门环：“喂，门上哪位在？”

“何事？”家院开门后问。

“烦劳通禀，就说李媒婆求见夫人。”

“夫人吩咐，什么人都不见。”家院说罢就要关门。

“喂，别关门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不请自己来’，你快去回禀，我有要事报知夫人。”媒婆连说带迈，上推下跨地走进院门。

“哼！你走东家，串西家，哄这边，骗那边，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还会有什么好事？快出去，让我关门。”家院边说边把媒婆往外推。

“嘿！我是一片好心，来给夫人报喜的，万一误了大事，你担待得起吗？”一句话说得家院犹豫起来，他怕真的误了夫人的好事，只得叫媒婆稍候，自己进去通报。

身着白衣素服的谭记儿与丫鬟正在房中刺绣，听说李媒婆求见，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不过，她既然非见不可，也

只好准其一见。

“哎哟，我的学士夫人，老身多日没来请安，您可好哇？”媒婆进得房门，连忙请安，透着一股子亲热劲儿。请安罢，故意将彩礼在记儿眼前一晃，然后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托大娘的福，还好。请坐！”记儿不冷不热地回答。

“坐着，坐着！”媒婆盘腿坐在椅子上，把脖子伸向记儿手中观看，没话找话地说：“夫人的针线活儿精巧非凡，真是天下少有哇！”

“岂敢，不过是做些闲散活计，以便家中所用。”自从丈夫过世之后，记儿的生活并不宽裕，每每需要她亲自操持家务，做些活计。

“唉！”媒婆做出一副愁苦的样子感叹地说：“李相公不幸早逝，难得夫人苦守三年，真是可敬可怜。长此下去，这苦日子可怎么熬呵！”她见记儿没有反映，索兴直奔主题：“你守寡三年，李相公面前也交待得过去了，夫人年轻貌美，还是再找个人家，也好有个依靠呀！”

“这是我命该如此，记儿现在万念俱灰，请大娘不要再提改嫁之事。”谭记儿冷冷地说。

“那又何必哪？眼前有福就要享，青春一去不再来……”

“大娘，你今日前来，到底为了何事？”

“我？我是来给夫人道喜的。”

“孀居愁苦，何喜之有？”

“当朝太尉杨戩之子杨衙内看上夫人年轻美貌，请我前来提亲，这不是一桩天大的喜事吗？”媒婆说此话时好生得意，就像她是观世音菩萨，来解救谭记儿于水火之中。

“住口！我今生不愿再嫁，何劳你来做媒，丫鬟，送客。”记儿一听，媒婆是来为杨衙内提亲，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把脸一翻，下了逐客令。

“哼！实指望你说个好人家，让我们夫人欢喜欢喜，你这个老媒婆真是的，提哪家不好，偏偏是那个油头粉面、色眉色眼的杨衙内。”天真的小丫鬟站在一旁，瞪着眼，撇着嘴，气鼓鼓地说出一句令谭记儿急不得、恼不得的话。

“哎哟夫人，太尉杨戩有钱有势，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的儿子杨衙内，生得是白嫩嫩，胖墩墩，一脸的福相。识字虽不多，可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没有他不知道的。家里只有一个少夫人，并没有三妻四妾，五大六小的。你过门后虽然是个二夫人，凭你的长相，凭你的能耐，肯定能把大夫人压倒。倘若过个三年两载，大夫人一命呜呼，你不就成了堂堂正正的大夫人了吗？说到聘礼，要多少有多少。你过得门去，攒的是金，花的是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珍珠玛瑙翡翠琉璃金钢钻，今生今世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样的好人家，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呀！你……”老媒婆扯开嘴巴，滚动舌头，指手画脚地把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套话，又叽哩咕咚地唠叨半天。谭记儿越听越生气，不待她说完便把脸一沉，“呸”了一声说：“你这个狐媚魔道的老婆子，鬼话连篇，竟敢侮辱我。丫鬟，快给我撵了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你这个瞎了眼的老太婆，竟为杨衙内那个混账东西来跟我们夫人提亲，这不是成心坑害人吗？！”小丫头连说带搯地轰赶媒婆出去，老媒婆缩身硬顶，一面赖着不走，一面用话威胁：“呸！这才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你们把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啦！谭记儿，你别不知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因为你是学士夫人，杨衙内才赏脸，叫我来说媒，虽说是做妾，可也算明媒正娶呀！你不要‘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要是别人，早就抢了去了，也拖不到今天。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你那死学士，难道还胜得过活太岁吗？杨衙内的手段你去打听打听，他想要的女人，哪一个逃出了他的手掌心！”

“真真岂有此理，越说越不像话了。既是前来提亲，愿与不愿理应由我决定，怎可如此逼迫？你对杨衙内去说，谭记儿不愿，叫他死了这条心吧！”谭记儿气得直哆嗦，用手把桌子一拍，以示自己决不屈从，扭头看见桌上的彩礼，一怒之下，双手捧起礼盘，把它砸出大门外。

“哎哟，不得了咧！”媒婆一见彩礼撒了一地，顾不得耍赖，急忙出门收拾，丫鬟乘机将大门关上，只听媒婆在大门外怒气冲冲地叫喊着：“好你个谭记儿，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啦！竟敢把老娘轰出来，你等着，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雷电躲在乌云中，灾祸藏在话语里。谭记儿心里非常清楚，媒婆的话似替杨衙内说出。今日将李媒婆撵出门外，无异于给了杨衙内一记耳光，这个心狠手辣的花花太岁决不会善罢甘休，软的不行，定会再来硬逼硬抢：“可怜夫君亡故，撇下我这无依无靠的弱女子，生活艰难，尚能忍受，偏偏又遇见狂徒恶少，死死纠缠，他们要是再来，我该怎么办呀？！”想到此，记儿一阵心酸，潸然泪下。

“夫人不必气恼，我想那个贼婆子回去肯定会添油加醋，挑拨是非，那个杨衙内定再来寻事，您还是早做准备才是

呀！”

“丫鬟所言极是，记儿也料定日后定有麻烦。”记儿心想：好汉尚不吃眼前亏，我这个无依无靠，人单势孤的弱女子决不能在此硬顶，不如找个妥当的地方躲藏起来，日后再见机行事吧！记儿想起：“城外清安观住持白道姑为人真诚厚道，对我十分同情，不如去到那里暂避一时。”于是，谭记儿将家中之事稍作安排，自己收拾一些贵重细软之物，从后门潜出，急急忙忙、躲躲闪闪地向城外走去。

湘江边上有一个清安观，它坐北朝南，倚山傍水，巧筑殿宇亭阁，其间苍柏古槐，龙枝虬干，叶茂蔽日，绿树浓荫；这里泉清石雅，拥红织翠，曲径通幽，宁静安详，恰似世外桃源，人间天上，真是出家人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满腹气恼和忧愁的谭记儿来到清安观，当她的脚步一踏进这远离城市繁华、充满仙家灵气的所在，感到一种出世离俗的气氛，心中暗自长叹：“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备受欺凌，何时才能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何日才能逃出那个浪子狂生的魔掌？倒不如远离尘凡，出家修行，既可永远摆脱无耻的纠缠，又可免去许许多多的烦恼……”来此仙家宝地，记儿猛然产生出家的念头。她来不及多想，快步走进一间侧房，当看见正在闭目养神的白道姑后，似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一腔哀怨，满腹忧伤不知从何说起，叫了一声：“师父！”只觉咽喉哽噎，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自幼出家、年过半百、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白道姑，睁眼看见谭记儿来了，心里一阵高兴。又见她如此伤心模样，不知所为何事，急忙起坐，用手搀扶：“学士夫人来了，快快请坐！”待记儿就座后接着说：“看你如此伤心，莫非哪

个狂徒恶少又来欺负你？”

“还是那个该死的杨衙内。清明时节，我用计避过了他，谁知他又派人前来提亲，说什么要娶我去做二夫人，哼！像他这个蝇营狗苟，好色贪杯的无耻之徒，慢说是做二夫人，就是八抬大轿堂堂正正的娶我去做大夫人，我也是宁可一死也不会从命的。那媒婆来到我家狂言乱语，胡说八道，气得我命丫鬟把她轰出门外，将彩礼也砸了出去。我怕那狂徒恼羞成怒，前来抢娶，便躲避到此。师父，数年来，承蒙你老人家真诚相待，怜念于我，我已厌倦尘世繁华，也为断绝狂徒邪念，情愿拜在师父门下出家修行，您就收下我这个走投无路的弟子吧！”记儿说罢，双膝跪地，就要行师徒之礼。白道姑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忙将她搀起：“夫人，你的苦楚，老衲尽知，只是断然不可心存出家的念头，须知在俗人有千般苦，出家也是样样难哪！”

“我看你参神佛，诵经卷，清闲散淡，一尘不染。待到修成正果，便可得道升仙。哪里像我，终朝每日，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旦失足坠落刀山火海，便永无翻身之日了。倒不如随同师父一起修道，既可免去狂徒纠缠，到来生还可以身列仙班。”

“身列仙班？谈何容易。出家人褐衣素食，熬枯受淡，多少寒暑，几度春秋，白日清冷，夜晚孤寒，过惯了俗人生活的是难以习惯的。夫人年轻美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还是再找一个合适的人家为好。”白道姑语重心长地说出一番出家数十年的亲身感受，既是对记儿的劝解，也是对自己的感叹。

“唉！这些年来，我已把世事悟透，人情看淡。我情愿

缁衣素服，粗茶淡饭，晨钟暮鼓，礼佛参禅，你就收下我吧！”

白道姑连连摇头摆手道：“使不得，使不得。‘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出家人的日子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样好过。放着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才貌双全的人儿，还怕找不到一个如意郎君？不要再提那出家的事了！”

谭记儿叹了一口气说：“像我这样一个孤苦清贫的寡妇，到哪里才能再找得到如我亡夫那样体贴、敬重我的人呢？我的心已如一潭死水，再也涌不起波澜了！此番若避过杨衙内的纠缠，就是神灵保佑我了。”

白道姑也觉得谭记儿说得有理，眼下避过杨衙内的追逼更为重要：“夫人不必如此心灰意冷，出家之事，休再提起。可暂在观中躲避一时，待风平浪静，再作计较。”于是，谭记儿便在清安观住下，白天抄抄经卷，晚上和白道姑聊聊闲篇儿，谈谈心。有时家院、丫鬟也来到观中将外面的情况禀告夫人。不知不觉中，谭记儿在清安观已经住了一个多月。

二、求 婚

且说白道姑有个亲侄儿名叫白士中，他家住京师，自幼读书勤奋，学成满腹文章，深得士林敬重。这年科举，他金榜题名，被朝廷派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做地方官。士中辞别了年迈的母亲，买舟南下，途经湘江清安观，想起多年不见的姑母，便停舟上岸，带领书童骑马前去问候。

清安观观主的住房，窗明几净，陈设清雅。这一天，白道姑闲着无事，正坐在屋里对着经卷打盹儿，忽听观外一阵马嘶，接着就是几下敲门的声音。“骑马的多是当官的，可是当官的到我这庵观寺院做什么来了？”白道姑疑惑地将门打开，果然见到一位二十六七岁，身穿圆领袍服，腰系玉带，足蹬朝靴的官员站在门外。此人一见白道姑，倒身便拜，说道：“姑母，侄儿看望你来了！”

白道姑先是一愣，接着揉了揉自己昏花的老眼，仔细一看，站在面前的人原来是自己的侄儿白士中，因为居住遥远，姑侄二人已有数年未曾见面了，不想今日倏忽之间他竟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如同天外飞来一般，白道姑惊喜万分：“你是士中侄儿？几年未见，都认不出来了，姑母时常想念你呀！快随我到屋内讲话。”

进屋后，士中回身吩咐书童：“观内玩耍去吧！”接着，又恭恭敬敬地请“姑母在上，侄儿大礼参拜”，然后，方落座叙谈。

“你母亲可好啊？”

“母亲安泰，她老人家问候姑母金安。”

“承蒙挂念，我是‘繁华不挂眼，清净得安闲’，也还好。侄儿，看你这身荣耀，敢是今科得中了么？”

“正是今科得中，又承蒙李老恩师保奏，除授潭州太守，船行至此，特来拜候姑母。”士中金榜题名，得遂夙愿，言语之间，满脸喜色，却又不失雅人风致。白道姑自然也是乐在心头，喜上眉梢：“哎呀呀！侄儿一朝荣显，膺此重任，真乃可喜可贺。只是，你怎么不把我那侄媳请上岸来一叙呢？”

“这……”士中的脸上似晴朗的天空，突然蒙上一层乌云。

“为何不与你妻子同到观中一叙呢？”白道姑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唉！你那侄媳已经过世三年了！”士中说罢难过地把头低下。

“什么？！我那侄媳她……她跨鹤西去了？”白道姑的心一阵紧缩：“唉，真是红颜薄命，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呀！”

“三年了，人逝去，影消失，我苦苦思念，无处寻觅，令人痛心疾首。”士中愁容满面，神情黯然。

“伉俪情深，难怪如此。侄儿，有道是男儿无妻心无主，你何不续娶一房，寻一伴侣，也好度日呀！”说此话时，白道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

“侄儿何尝不想续弦，只是，要找一个两心相悦、情投意合的青娥淑女缔结良缘，实在不易。倘若配偶不当，岂不